

关于黑格尔哲学与现代外国哲学的访谈

王树人(WANG Shuren)*

编者按：在王树人（老树）先生出版于1985年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著作《思辨哲学新探》编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大系丛书于2012年再版时，有访学者拜访了该书的作者，着重讨论黑格尔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价值与现实意义。以下是访学者的提问和作者的答问，以及质疑和讨论。访学者简称“访”，王树人（老树）先生简称“老”。

An Interview on Hegel's Philosophy and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Editorial Note: When the book *A New Exploration on Speculative Philosophy, a Systematic Study of Hegel's Philosophy* contributed by WANG Shuren in 1985, was reprinted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as part of the Humanity Series in 2012, an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the author, discussing the value and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Hegel's philosophy and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for Chinese scholars.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the

* 王树人（老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WANG Shuren [Lao Shu],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dialogue between a scholar and Wang. In the article, the scholar is addressed as “Fang [访]”, while Wang is addressed as “Lao [老]” which is a short form of his respected nickname “Lao Shu” (Old Tree).

访：黑格尔哲学多年前曾经相当热，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总要提到黑格尔的思想。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文章和著述颇多，为其他外国哲学研究的著述所不能比。请问王老，现在哲学界怎样看待过去那种黑格尔热？黑格尔哲学当下处于怎样的情况？或者说黑格尔哲学对于今天的哲学界还有没有价值和现实意义？

老：确实，1949年以后到“文革”期间，在中国的外国哲学界，黑格尔哲学沾马克思的光，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曾经使之非常受宠。它几乎是当时外国哲学中研究最多和最受重视的哲学，有人甚至说那时黑格尔哲学几乎处于一花独放的境地。现在来看，这种黑格尔哲学热，有适应当时意识形态需要的一方面，但总的来说，并不正常。为什么说不正常？第一，当时中国外国哲学界主要根据列宁已经过时了的观点，把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后的外国哲学的诸流派，全部归结到为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服务上，一律斥之为反动哲学。这样，自叔本华、尼采以降的西方哲学，其发展和贡献，就被一笔勾销了。似乎哲学不谈物质第一性、不谈对立统一、不谈存在决定意识，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第二，由于学术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即使研究学术也存在风险。一些学者1957年被划入右派者中，不少就因为研究唯心主义哲学，探索唯心主义在哲学发展中的贡献而落难。为规避风险，研究沾马克思光的黑格尔哲学比较保险。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自称是黑格尔的门生。第三，所谓热不过是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论说作注脚，而不是从黑格尔哲学原著出发进行独立研究，或者说那种黑格尔哲学热远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访：谈到这里，我想先插问一个涉及您的研究问题，向王老提出来。您的大作《思辨哲学新探》在1985年出版，可谓“文革”后的新研究。请问，您怎样评价这部著作？它与您上面所揭示的并非真正学术研究的黑格尔研究有哪些区别？

老：这部书出版快三十年了。如果从研究和写作过程算起，则已经超过三十年。今天因为被编入人文大系丛书，我不能不认真校阅一遍。所谓认真，就不能读得快，得细细品味。我的第一感受是，读自己的作品，如见故人。虽然今天看起来，觉得她的面貌还可以改观。但是，作为那时曾经推动哲学解放而受读者欢迎之书的一种，我觉得还是保持其原貌供后来者作历史评估更好。因为，当时作者的思维框架与今天作者的思维框架相比，已经有很大变化。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现代西方哲学，在修养上，作者都比那时丰富和深刻了。不过应当说，这部书那时确实有突破，即开始真正把原著作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借以揭示黑格尔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并且，这种研究贯穿全书的关注重点，乃是揭示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这种以不断提出问题或者说以问题为中心，系统揭示黑格尔体系的合理内核，确实使人读起来能随时有所斩获。当然不可否认，这部书也有当时作者的眼界和思想的局限，或者说也还有我上面所谈的某些旧式研究的痕迹。如有的论述，还在唯物唯心或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小圈子里跳舞，缺少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厚重的比照分析。

访：王老，您说您这部书“使人读起来能随时有所斩获”，这是指出版当时？还是也指今天？这个问题也涉及在当代如何评价黑格尔哲学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或者说，您今天如何看待黑格尔哲学在当下的境遇？现在的读者读黑格尔著作和您的黑格尔研究著作，还能斩获什么？

老：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那么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两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都创造了无比丰富的人类精神财富。他们的哲学反映和代表了各自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此而言，他们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特别是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虽说总体上会随时代变迁而为新的时代精神所取代，但是这种取代并非是对以往时代精神的完全抛弃，而是辩证的否定或扬弃。就是说，后来的时代精神总是扬弃地包含前代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不仅在当时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而且对于后来的哲学发展也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我这里对时代精神和哲学发展所谈的历史主义观点，就是以往研读黑格尔哲学的斩获。现在，人们经常说要全面地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发展地看

问题等，可以说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黑格尔的教导。黑格尔说过：熟知并不等于真知。如这里所谓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等，虽然不少人都挂在嘴上，但稍微细究一下，就不知所以然了。何谓以及如何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这样一问，就知道问题并不简单。例如，经验上的面面俱到，就是全面看问题了吗？显然，不可能。对此黑格尔提出了极其深刻的观点，或者说辩证法的观点，即他对世界上一切存在物包括物质的、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精神的等，有一个本质的看法，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处于矛盾状态。所谓问题，本质上就是种种矛盾。因此，没有矛盾的观点，对于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等问题，就根本摸不到门径。例如，历史的变更或发展怎么会发生？一切统治者都想永远坐江山，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但是最终都不能不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为什么？推动这种变化或推陈出新的动力来自哪里？对此，也是黑格尔最先用矛盾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答。在黑格尔看来，一切的一切，唯其有矛盾，才产生运动变化和发展。矛盾总有两方面，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进而指出，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矛盾所包含的否定性，或者说他指出了否定性是矛盾转化的动力。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否定性在矛盾中具有本质的意义。从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面看，统治者是肯定方面，手中掌握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资源和财富，他们总认为自己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以至于经常贪得无厌，为所欲为。殊不知，他们这种为所欲为，就是不断激发否定方面——被统治者的否定力量。历史上专制统治者一个接一个被推翻，这种历史运动变化发展，都证明黑格尔关于矛盾及其转化学说这种合理内核的真理。还可以举一个人们身边的例子，人从出生到死亡，也是一个矛盾运动转化的过程，而且否定性是其根本推动力。从婴幼儿到童年的成长，由否定前者的力量所成。同样，从童年到青年、从青年到壮年，再从壮年到老年直至死亡，也都为后者不断否定前者的力量所推动。揭示矛盾，特别是揭示矛盾的否定性是一切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尽管黑格尔是以唯心主义形式揭示的，但脱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衣，这个真理仍然鲜活灿烂，洞彻古今。

访：听王老讲黑格尔揭示矛盾及其否定性作为一切事物运动、变化、

发展的动力，联系实际举例说明，感到具体生动。虽然属于间接领会，不是自己阅读研习所得，但仍真有斩获感。不过，据我所知，中国内地现在的西方哲学界，不用说年轻学者，就是以往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老学者，都纷纷转向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象学，尤其是重视海德格尔哲学。相比之下，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当年相当热的黑格尔哲学，显得冷清。不知王老怎么看这种冷清和纷纷转向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情形？

老：中国哲学界，自1949年以降，很长时间都紧跟政治形势，缺乏自主独立研究的条件。那一时期中国哲学成为政治附庸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压力有所减弱，但是经济压力随之而来。据我所知，有一段时间，大学哲学系甚至要有一位副主任专管创收，如办各种形式的班，以增加收入，改善在职教职工的生活。教师虽然没有像演员那样走穴，但不少人到处游走讲课，如同“星期日工程师”那样。因为收入太低。这种情况，现在虽然有所改善，但比起世界许多地区、国家，工资仍然相当低。当然，由于官本位也流入学校，有个别掌权者利用权势名望和关系，也有腰缠亿万贯者。真是不幸，两极分化也出现在学校之中。经济压力带给学校的影响，主要是教学与研究的不稳定、不踏实、浮躁，甚至堕落到管理者贪腐以及有的学者抄袭造假。

如果你到欧洲去走一圈，发现那里就不存在研究中出现某哲学家过热和过冷的变化。在我们这里外国哲学界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之时，如海德格尔哲学一度成为显学，在中国学界被称为“万流归海”之时，首先在海德格尔的故乡，德国的学者们就觉得奇怪。德国一些学者对海氏在纳粹时期的不佳表现，没有放弃批评。另外，如“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也一度比较热，在其产地德国不仅不热，而且只有少部分人关注。至于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有国际学术组织，却从未冷清过。在中国，前面说过，黑格尔哲学“一花独放”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对黑格尔还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因此，如果反正，则应当祛除过热，而回到正常的深入研究才是。但是，中国的两极思维，往往不能使事情回到正常。如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重要的康德、黑格尔讨论会上，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却发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呐喊。自那以后，还真见到效果了。康德研究的文章、著作多起来了，黑格尔的文章著作逐渐减少

了。当然，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黑格尔研究过热时，确实压抑了康德的研究。但忽视康德哲学，主要也是政治因素干扰。其一是，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因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不可知论等唯心主义观点而将其打入“反动哲学”；其二是，根据列宁的这一指示，如果替康德说话，其风险可想而知。因此，在改革开放后，回到对康德正常研究，很有必要。但是，与此同时却要把黑格尔打入冷宫，却非明智之举。

访：王老，说外国哲学界“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这种现象应当如何正确评价？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现代外国哲学流派很多，它们是否与西方现代社会相协调？如果从时代精神高度看，它们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与德国古典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有何不同，应当如何评价？

老：所谓“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首先说，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如前面所说，曾经有相当长时间，在中国大陆错误地把现代外国哲学一律打成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哲学”。实际上，这是在非学术地对待学术问题。在中国大陆，这种风气不仅表现在哲学界，也表现在各人文学科。其结果，乃是回避了对现代外国哲学的真正学术研究，以政治极“左”的姿态掩盖了自己对现代外国哲学的无知。只是在批判极“左”之后，才发现了现代外国哲学的合理价值和积极意义。在知识层面上，这种“蜂拥”具有补课性质，要改变无知状态。从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看，现代西方哲学也并非完全消极，而具有合理的价值和意义。从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一直到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以及后来法国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如福柯、德里达等，虽然各有可批评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对西方现实社会并不是漠不关心或完全逢迎。相反，他们在实质上却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尤其体现在打破了德国古典哲学鼎盛时复辟唯心主义的僵化和使辩证法公式化的僵化。这种僵化，在黑格尔“正反合”以及“无人身主体”等论述模式中已见其端倪。西方现代哲学，就以德法为主要代表的欧洲大陆现代哲学而言，比起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进步，是以各种不同形式力图从外向的还原论回归到人本身，回到关怀在现代化中被异化的人类。把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绝对化，所谓理性至上、科学至上，已经导致理性迷信和科学迷信，

甚至在许多方面使之变成改变了形式的神学专制。例如，斯大林式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专制，就是这种类似中世纪西方严酷的神学专制的表现之一。

访：这里您提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据我所知，中国大陆学界起初对这种思潮是很反感的，以至于认为这种思潮是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对于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于还沉浸在崇尚理性启蒙中的国人，他们会觉得这种思潮无疑是一种荒唐或倒退。王老，您当初接触后现代主义思潮时，是不是也有这种反应？现在您怎样评价主要是在法国兴起的这股思潮？

老：理性与科学在合理研究及其运用的意义上，永远是不可否定的。所以，最初接触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时，看到那种对理性与科学的无情否定或解构的态度，确实是反感的。其实，那时对这种思潮的了解还很肤浅，比较皮毛。后来，随着阅读的著作和文章的增多，才感到这种思潮的产生绝非偶然，并且是现代主义对西方社会思想批判的继续和发展。现代主义，例如从康德到黑格尔，虽然他们批判和推翻了中世纪以降的旧形而上学，但是并没有真正克服形而上学，仍然坚持还原论的本质主义。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即使从叔本华、尼采一直到海德格尔，也还没有完全走出形而上学之笼。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在他们的批判中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作出解构，但还没有摆脱语言中心主义，对于语言的强制和暴力没有加以正视。理性和语言逻辑在解决自然、社会、科学、思想诸问题的同时，也反过来在束缚和统治人本身。至今，人类在接受理性、语言逻辑的恩惠时，还不知道自己同时被其所缚的情境。正是针对这种情境，后现代主义者对以往一切思想的解构和颠覆，具有振聋发聩的新启蒙意义。事实上，人类被其造物所缚的异化，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有不断揭示和克服这种异化，人类的文明才能不断进步。后现代主义者对以往哲学等各思想领域的解构，在于他们敏锐地洞察到那些过时的僵化、异化还在统治着人们的头脑。那么，这种诉诸单纯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的问题在哪里？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破与立的关系是，“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正是这种思想使得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在人文领域只有单纯否定的“破”，但是，“立”却不见其

踪影。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功绩在于“破”。但是，在解构之后，还需要建构。近年来出现的所谓积极的后现代主义，似乎是在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力图去克服单纯解构所具有的片面性的努力吧。

访：到目前为止，王老已经谈论了从黑格尔到后现代主义诸多西方哲学问题，以及中国大陆对此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问题。这个谈论过程，对于我，借用王老的话说，也是“随时有所斩获”。不过，有一个问题，还让我困惑。这就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西方哲学可以说从未停止过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但是这种科学主义至今未见有反思迹象。由这种科学主义推进将要把地球资源耗尽的现代化浪潮也未见有收敛迹象。所以，对哲学的批判到底能否压制人类欲壑难填的贪婪，我感到困惑。现在，从世界整体看，宗教作为世界观和伦理说教似乎远大于哲学。那么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宗教？如何正确看待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老：你提的这个问题大而复杂。当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非常之重要。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只能略述己见，或许使问题更具体化。就科学而言，我前面说过，理性、科学在合理研究与运用的意义上，是人类永远需要的。什么意思？20世纪末，“科学无禁区”曾经在中国大陆引起争论。科学从中世纪受神学禁锢，一直到现在也离不开政治经济的制约，可以说，一直是受到限制或制约的。为什么提出“科学无禁区”？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长期受意识形态控制。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来就处于设立禁区和打破禁区的循环过程之中，设立“禁区”并非都是坏事。例如，人类的两性关系，从群婚到禁止而最后实行一夫一妻制，这种设立禁止乱伦的禁区，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禁区不是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吗？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西方有过“性解放运动”，但艾滋病的流行，使之终于没有解放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伦理道德以及法律等人们必须遵守的条规，都属于设立禁区，常识告诉我们，虽然这些伦理道德和法律并非一成不变，但不设不行。那么，科学难道就可以完全放纵吗？如果说科学研究可以“无禁区”，那么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成果的使用也可以“无禁区”吗？显然，不可以。例如“两弹一星”与克隆术，能“无禁区”吗？就克隆术而言，现在已经在动物界试做。但能应用于人类吗？如果应用于人类，则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科学及其研究也不能完全放纵。但是，现在的世界，人类却欲壑难填地放纵科学技术，推进不知回头的现代化浪潮，从而不断地使自身陷入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中。

在 worldview 问题上，你在哲学之外提到宗教。按黑格尔的说法，宗教之外还包括艺术。哲学、宗教和艺术三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从世界观的高度考察和把握世界。但是，黑格尔认为三者中哲学最高。他的理由是，哲学能把握自身，宗教和艺术却不能把握自身，而要由哲学把握之。就是说，宗教和艺术都不是诉诸理性，只有哲学具有理性，也只有哲学从理性具体思维来把握世界。显然这里黑格尔所指的不是一般哲学，而主要是指他的思辨哲学。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黑格尔的思想所继承的正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的传统。这个传统，在西方确实瓦解了中世纪神学的专制统治，开启了在清醒理性和科学引导下的现代化运动。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无神论得到张扬，但是在西方，宗教神学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社会作用却没有被无神论代替，而仍然被保存下来。

2015年5月二稿修订于京西稻香湖畔云鹤天居